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拙齋文集 目錄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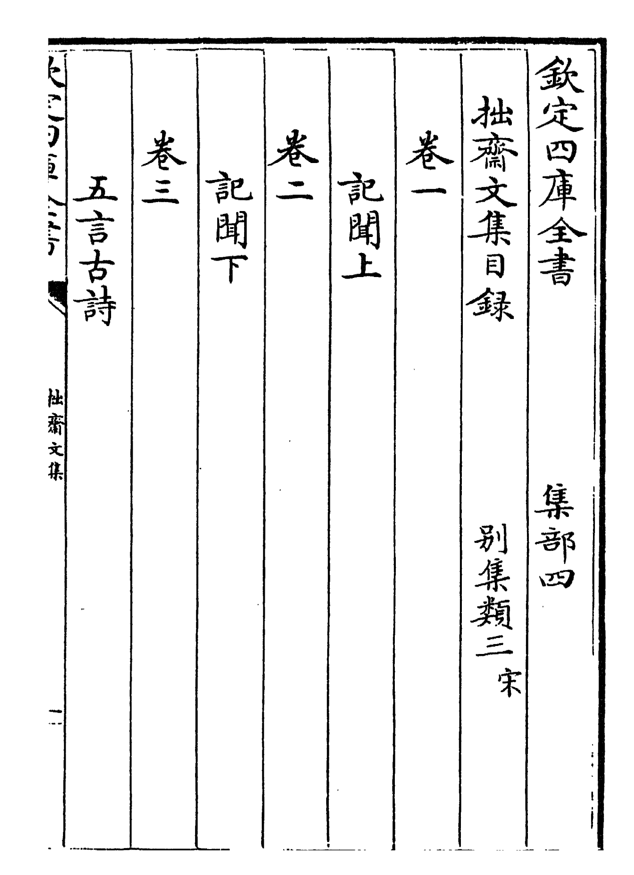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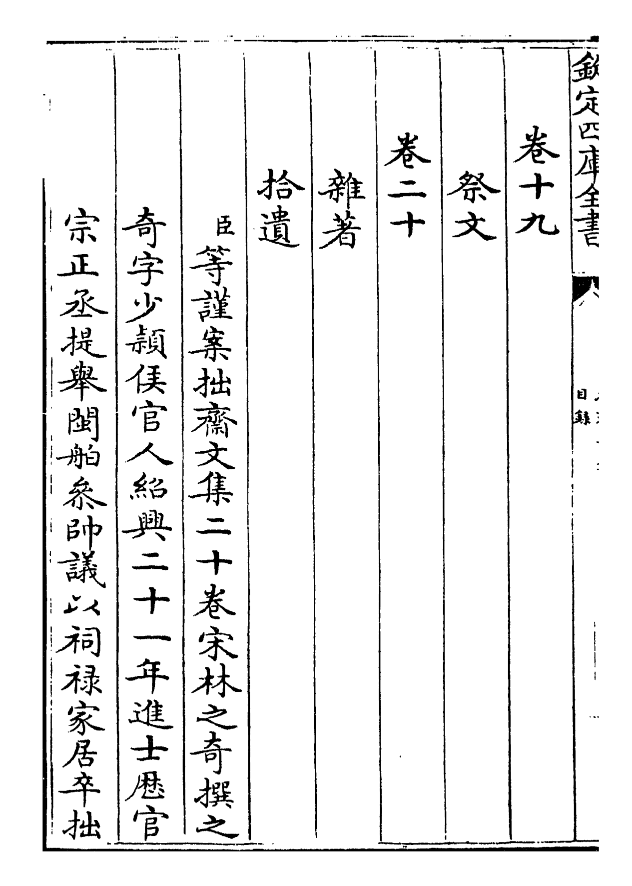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郭　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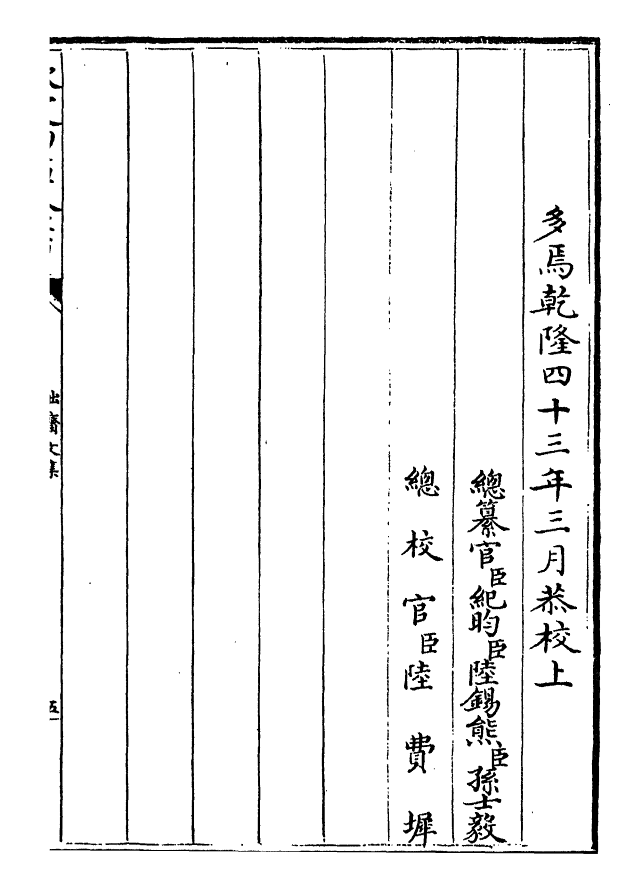
拙齋文集目録　別集類三　宋



臣等謹案拙齋文集二十卷宋林之奇撰之奇字少頴侯官人紹興二十一年進士歴官宗正丞提舉閩舶叅帥議以祠禄家居卒拙

齋其自號也事蹟具宋史儒林傳集凡二十
卷與藝文志合首為記聞二卷蓋即本傳所
謂道山記聞也次詩一卷襍文十七卷末附
呂祖謙祭文及李㮚所為哀辭姚同所為行
寔之奇之學得於呂本中呂氏頗尚佛學故
之奇所論往往襍有儒釋之義其記聞內稱
少蓬及呂紫微者皆謂本中也其後呂祖謙
又受學於之奇祖謙祭文云昔我伯父西垣

公躬受中原文獻之傳載而之南先生與二李伯仲寔來定師生之分西垣公者亦謂本中也按祖謙之祖駕部𡵸中乃本中之弟本中寔祖謙之從祖而祭文稱伯父者用左傳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語也二李伯仲者李楘之子李柟李樗也之奇講經於尚書最精所作全解頗為後人所取重其文章亦明白顯達不事鈎棘葢疏通致遠所得於書教者為



多焉乾隆四十三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拙齋文集卷一

宋 林之奇 撰

記聞上

讀書須是玩玩字最妙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時習是玩玩是有發處

少蓬曰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先事後得非崇德與學者要德崇須是先事後得始得如釋氏却是先得後事

少蓬嘗問胡文定今有人居山澤之中無君臣無父子

無夫婦所謂道者果安在哉文定曰此人冬裘夏葛飢食渴飲晝作入息能不為此否少蓬曰有之文定曰只這便是道

又嘗問曰某已永感欲盡孝心如何行文定曰何曾一日離得

嘗問尹和靖日用下工夫處和靖曰須求喜怒哀樂未發以前底心少蓬曰如今才舉便是發了如何求得未發之心和靖曰只如吉甫未發意來相見時豈有許多事

才舉意來乘轎來相見喫茶喫湯須如此類求之

少蓬曰道只在日用處師晃見云云子張曰與師言之

道歟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故讀書須是玩

喻丈云天下事只要消平不要激作

吳元忠嘗問喻子才六經緊要在甚處子才云六經數

十萬言只有十个字能盡其義要之不出乎君臣父子

夫婦長幼朋友而已

子才云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則者即也仕而優便

是學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非仕而優則學乎學而優便是仕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非學而優則仕乎

少蓬云子張一篇惟記諸弟子之言蓋有深旨欲明羣弟子學之所至其言亦與聖人不殊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云云子貢問曰一言而可以終身云云此一事或以與子貢或不與者蓋聖人之教不惟隨其人之性質亦各因其時節時節可以分付然

後與之惟聖人能如此

沈元用嘗問尹和靖子見南子云云和靖曰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元用曰今若有个南子先生還肯見之否和靖曰待某做到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處方可商量

聖錫云王信伯理會經旨全不費力嘗說龜山中庸解有過當處且如中庸不可能也云有能斯有為之者則與道二矣何必如此中庸自是不可能又如所以行之者一也只是雖達德三而其行之一而已不必以一為

誠

子才云春秋無褒貶聖人只如一面鏡相似是非善惡各因其實爾

閩縣吳簿云為政者不患做得不行只患做得不是

少蓬論忠恕即是一貫余曰忠恕自是兩字如何得一貫蓬曰推己與物為一豈非一貫且如飢之欲食豈有偽乎其間此便是忠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己飢之此便是恕在己者為忠推以及物為恕合彼己以為一便是

一以貫之通天下是一箇心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蓋文章可以耳聞而性與天道要在以心聞而不可以耳聞也此是子貢指衆人而言天道即天理也

顏淵問仁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仲弓問仁亦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此二子者便就這裏領會將去至司馬牛問仁曰仁者其言也訒則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問君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則曰不憂不懼斯謂

之君子矣乎此非能領解者作論語者以此四段相接亦有意蓋以見夫子之教有能領解與不能領解者其異如此也雖是司馬牛未能領解亦可謂善問者其言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蓋世亦有一種不言不語底人豈可一槩謂之仁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世亦有一種愚戇無賴之人肆意直行全無所憂懼者豈可槩謂之君子故孔子遂告之以為之難内省不疚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其所以

未達者蓋仁之愛人則無所不愛至於智之知人則有賢有不肖有是有非有邪有正如何都愛得此則疑於仁智之相妨也夫子曉之曰只知人便是愛人本不相妨故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意謂夫子答其智不答其仁也樊遲尚未領會故其退見子夏則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智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意謂夫子答其智不答其仁也子夏嘆曰富哉言乎蓋嘆其一言而備仁智也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須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是漸

因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少蓬曰如孟子闢楊墨豈不是攻異端余曰孟軻未嘗攻異端孔子嘗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攻者疾之已甚斯所以為害也已孟子之於楊墨姑亦辭而闢之為之辨其理之是非爾非攻也少蓬曰若韓子之於釋老則近於攻矣所以疾之已甚而迄不能勝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天下只有一个是一个非初思之以為是既而思之亦是則行之初思之以為是既而思之非也則改之過是則思慮紛擾何時而已耶

少蓬嘗問尹和靖釋氏至處與吾儒有異否和靖曰未嘗有少不同然只是塗轍異釋氏一向做從空處去吾儒並是實用

少蓬嘗問龜山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龜山曰譬之學

射須是時時習之到得漸漸知射之味便是說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須是見始得見得湯不可

探自是不肯去探

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其慎如此宜

其無尤無悔矣而僅能寡尤悔蓋由其見未徹所以猶

有尤悔若是大徹大悟見得明白洞達又何尤悔之有

管仲之器小哉謂其不可以大受蓋小器易盈三歸備

官是奢塞門反坫是僭其功業未少有得而已奢已僭

所以為小器

天游嘗稱王信伯於釋氏有見處後某因見信伯問之

信伯曰非是於釋氏有見處乃見處似釋氏初見伊川

伊川令看論語且略通大義乃退而看久之既於大義

粗通矣又往求教令去玩索不須思量只玩索其意味

又退而讀之讀了又時時靜坐靜坐又讀忽然有箇入

處因往伊川處吐露伊川肯之問其所入處如何時方

對飯信伯曰當此時見面前樽俎之類盡從此中流出

或問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於伊川伊川以目上下視曰言其上下察也

論語一書聖人之心體在是須是不釋手地看始得

釋氏之學自有行不得處其學無人倫設使自江以南舉而盡為其學凡男子皆為比丘女子皆為比丘尼則是不出四五十年人之類盡滅矣釋氏之學亦無人為之者余曰其學又欲不殺生設使舉天下盡從其說不殺禽獸則禽獸之類日繁雖有人之類不可得一日而

安也況復無人之類乎如此則遍天下皆禽獸矣

吾與點也此與字與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之與同曾點蓋孔子之所謂狂者也此狂與後世之狂不同只學之躐等便是狂學有本末始終曾點便要一超直入所以為狂

伯夷父欲立叔齊叔齊不肯立讓與伯夷兩人俱不受而立中子衛之事類此蒯聵得罪於父不當立輒蒯聵之子父欲其國子不得爭亦非所當立其時衛人欲立

郢使輒致國於郢而往從蒯聵則俱得之矣葢蒯聵似伯夷輒似叔齊郢似中子故子貢以為問而知夫子不為衛君

陳魯山云前漢前面好看後漢後面好看

少蓬云一以貫之夫子以是告曾子子貢而其告之者異曾子之為人魯都無許多多學而識之事故直告以一貫若子貢則其聰明才智過人往往以其多學為異故先告以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葢先與之除病

解縛待其對曰然復以為非歟然後授以一貫此所以
不同
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只是與其弗如若子貢所以不
如回者原不在見聞覺知處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
須是竭盡了那才方始見道若只靠着才又如何有所
見其曰如有所立卓爾便是見得到處苟真箇見一物
所立卓爾便不是只曰如有所立為有味
夫子又不曾與顏回說道只是博之以文約之以禮使

之欲罷不能彼才既竭自然有所見

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全體是自已更有什麽從無妄卦

曰無妄之往何之矣無妄矣更有什麽往

顔淵喟然嘆曰是他在這裏忽有所入

少蓬曾問胡文定甚處是精妙處甚處是平常處胡文

定曰此語説得不是無非妙處徐憲又云亦無非平常

處

子曰予欲無言夫子須要無言則甚蓋聖人所以不免

於有言者以道之不明不行也若是道之已明已行又何言之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自不言是則無言者聖人之心而言者出於不得已爾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信而不失其義因恭而不失其禮是謂因不失其親

易理無非自然人安排不得六十四卦共為三百八十四爻此是一年日數蓋連閏也十三月當為三百九十日除小盡六日是以三百八十四今閏年日數正如此

頃嘗見王君儀昇說易大抵論象謂易無非象者如乾初爻潛龍勿用蓋初爻是震故為龍二爻是坎龍在水下所以為潛龍二爻見龍在田此爻變為離有見龍三爻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此爻變兌有夕意四爻或躍在淵亦如初爻而震為足故躍上九亢龍此爻變澤澤在天上所以為亢

陳魯山云應二十八宿所直日遇月宿多作雨心月狐危月燕畢月烏張月鹿予因悟月離于畢俾滂沱矣之

義

革己日乃孚☲☱其卦兌上離下離為日在兌下日已西矣故為已日之象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行字平聲言我平日所行凡動容周旋間無一不分付與諸弟子者此真是我若只認尋常問答語言處為我則非也釋氏有尊宿云你門只見我在室中拈槌竪拂談玄說妙時便將作禪會至於着衣喫飯處行住坐卧處却不將作禪會此

說甚有理

謝安石之夫人謂安石曰何不教兒安石曰我常自教兒安石此語甚好然未必能行朞喪不輟音樂攜妓遊山此豈可以教兒

剛毅無令色木訥無巧言

少蓬論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此正所謂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可以死故召忽死之可以無死故管仲不死然忽之死為傷勇矣

少蓬嘗問劉待制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衞獻公曰政由甯子祭則寡人周公既攝政政由已出矣則祭亦當在成王苟成王嚴父配天則當以武王配今曰嚴父而又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又曰則周公其人無乃祭出於周公乎周公不應自紊其典禮如此劉待制曰某今日被公將孝經問倒且容思之後嘗以書來云周公制周禮定用后稷配

天文王配上帝不隨世改易故爾少蓬復問有何依據劉曰只孝經便是據不必更他求少蓬復云若如此說易之豫卦云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又似隨世變易當時亦不曾以此難劉畢竟可疑余謂清廟之序曰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亦可疑也

幾道云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禹之所以能敘彝倫者由其治水能順天地

生數之序焉爾觀其冀州既載蓋始於北方乃次及兖青徐又次及荆揚乃及豫然後梁雍終焉蓋自北而東自東而南乃及於中而終以西北其順如此所以為敘彛倫

胡文定嘗言讀繫辭須是都將作易看不可汎說且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才說性本寂然感之斯通便汎濫須於易中求之四十九筮著當其未揲之時固寂然矣問焉以言其受命也如響豈非感通乎無有

師保如臨父母讀易時其心自然肅敬非有以使之也

其餘皆然

互體亦豈可不信如歸妹互體爲泰泰之爻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歸妹之彖曰天地不交萬物不興觀此類可見

水火字即離坎卦 ☲☵ 易字從日從月

趙丞相鼎在相位時一日與張全真謝成甫數人欵語數人咸稱申公所言如人須活三百歲之類趙矍然驚

曰觀此語脉似非申公言語諸人曰章申公也趙曰可知是章公若呂申公決無此語

序卦雖若有可疑者然其間自有深旨患在學者不深究之爾如明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此若淺近求之止是人在外傷則歸其家究其旨蓋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苟明有所傷於外則是其所以齊家者未至也必以是自反焉故受之以家人又困乎上者必反乎下

故受之以井亦若是困澤澤無水也澤潤不下流則是困乎上矣當此之時當求在下之賢人能以利澤及物者而用庶乎其可故反乎下以井之澤亦能及物故也其餘往往類此

朱漢章云少時嘗問其父云或見王充論衡云不見異人必得異書今觀其書亦無甚高遠之見乃云爾何也其父曰汝看是時有釋氏也未余因語此劉夷叔云人多議李太白梅聖俞詩未善曾不知太白以前無如此

詩梅聖俞亦然當七國五代文弊之後做出這詩來亦自可服後來雖有作者亦推明廣大之爾

少蓬說劉侍制器之學問門户亦自與伊川不同伊川說話儘極乎精微劉大抵理會篤信力行亦自有省要處嘗言勿忘勿助長不思善不思惡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此等某每不惜以此布施學者少蓬因問勿忘是勿忘个甚底劉曰且說勿忘

張子韶侍郎議論高遠其在講筵上嘗謂曰何以見教

張曰臣安敢當見教之語抑不知陛下臨朝對羣臣時如何存心上曰以至誠又曰不知入而對宦官嬪御又如何上曰亦以至誠又曰外不對羣臣內不對嬪御端居靜處時不知又如何上遲疑未應子韶曰只這遲疑已自不可上極喜握其手曰卿問得極好

少蓬曾竦見問文定曰這箇是甚底文定曰此便是本曾仲躬見子韶請教因論文曰文章須從經中來不然縱使盡力道只道得一橛

上嘗命子韶講春秋對曰臣未嘗習春秋不敢講如高閌却理會得可使講上曰朕須要卿講子韶辭遜再三上固命之迺對曰必欲令臣講春秋臣惟以論語孟子為其說上大喜曰又道不會

漢上叢說云反觀吾身乾坤安在哉善端初起者乾也身行之而作成其事者坤也人皆有善端不亦易知乎行其所知不亦簡能乎飢而食渴而飲晝作而夜止豈不簡且易哉以此推之天下未有不知而作者也

張安國言其尊人嘗教之云世間如貪鄙刻薄等事須常常把做一大罪過看不可有分毫放過處才慣了便只把做常事看

晁文元公道院錄云過去之事不可追憶未來之事不可臆度現在之事不可執着

張侍郎子韶有資治通鑑拈提其大意言古之為治者難今之為治者易如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只是得殷為鑒周監於二代只是得二代為鑒若是居今之世前

世之鑒誡悉備如要知女后外戚便有許多以女后外

戚敗者為戒要知宦官便有許多以宦官敗者要知大

臣擅權便有許多以大臣擅權敗者人主但熟讀通鑑

一書則歷代安危治亂昭然在目如權寵專擅之際不

必攻擊其人但使人主熟讀通鑑既曉知其利害自然

權綱正 洪景盧云

張橫渠晚年所居室有紙簾一番用紙條子寫聖賢語

貼之殆遍

范伯達被召問於籍溪籍溪久不應再三扣之籍溪云凡學者治經術商論義理可以問人至於出處不可與人商量

子駒言其先人讀孝經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有悟入處每多哦此數句與人言亦多引此其事親雖在千里外疾痛皆知之其先人又嘗言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此須長哦方見意味

子駒學於孫先生名偉字奇文孫學於劉待制孫初為靜州幕官聞劉待制再謫夷陵自靜求沿檄至峽請見劉見其來待之亦無甚異孫曰某之來本非沿檄蓋欲見先生爾劉問所以欲見之意對曰某生長南方未嘗見北方賢士大夫聞先生受學於司馬公司馬公實北方賢士大夫之冠某所以求見不敢說從學但求聽說話數日足矣劉許之孫因曰某願於先生門前求一安下處就先生求五日飯喫只聽此五日說話而別劉嘉其意

因與共飯五日而日日與之語孫請曰某願受教者不在多言只乞就其所當致力處為某直截說之劉從其請既五日孫以所聞盡錄為一冊而請曰某所聞者如此願佩服之恐錄記有所不審更住半日請先生為看過既乃辭歸孫平生只是從得劉待制五日其受用處只此五日所聞耳

前輩云疑字悔字皆是進學門戶學者須是疑須是悔於道方有所入

學者到得臨利害處放倒做不是放倒是他原不曾有立若是實有所立如何放得倒

前輩所立規模不可輕變雖細事變之亦有其害張乖崖在蜀徇其習俗為遨頭遊太守亦出郊每自郊外還至城門設帳飲三盃大合樂久之然後散自後因仍莫曉其故後有為帥者謂其無名遂但為遨頭而不設帳飲城門之會比晚遊者爭門而入遂有躪死者

孫奇父先生晚年於書不甚讀只有論語一部及手批

張子房諸葛孔明二傳字極大朝夕玩味之張子房有道之士他人為高祖所用子房倒來用高祖子房量甚大雖如四皓亦在其術中

畢仲游嘗有書與鄆相請為文簡公墓碑有云文人之文如繪形史家之文如繪神繪形甚易而繪神甚難某嘗讀班孟堅所作趙充國傳如與充國語及覯公所為

李天章傳便若與天章對語

子駒言其先人嘗有遺誡云言此行此謂之君子言此

行彼謂之小人

奇父孫先生善誘迪學者嘗有一士人來投所業求教孫置諸案上不視徐曰公每日讀甚書其人罔然莫知所對既又再三問之其人漫應曰某近喜讀新唐書又問曰唐三百年最愛何人其人又不能對逡廵而退明日復來致謝言某汩沒於科舉實未知所以學者不知讀書當如何孫諄諄誨之且曰讀帝紀而不知一代之興衰治亂讀列傳而不知其人之賢否邪正又奚以讀

史為此士人受教卒為善士

唐立夫舍人思箴有云無心之思經營四方無思之心

建極惟皇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

後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
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
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
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
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俊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
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
民所止詩云緜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

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云云予誦大學之書竊謂其序似當如此蓋此書由知止入知止而至於有得然後可以誠意正心故其序當如此

五代史記事記簡而包括甚廣如安重誨傳數句是一

箇議論又載李克用臨終以三矢授莊宗才數語爾包盡多少事如此等敘事東坡以下未必能之

曾子固老蘇哀詞云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見之小微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最形容得妙處出

心術篇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參同契云萬遍將可覩神靈忽告人

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

仁而死者也此話說得直是直截世人貪財利利之所在雖驚濤巨浪猶冒涉之惟至於仁則直是計較利害不肯就

曾侍郎云胡文定尹和靖皆嘗言思索講論義理苟有所得悅豫於心只此是真樂

少蓬云胡明仲嘗言到聖人地位自是殺他不得

管子侈靡篇云一為賞再為常三為固然又云毋以物亂官毋以官亂心又云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又

云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
内敬外靜能反其性性將大定
興化士人彭帝錫名與自言於易獨得處其易圖最多
有一圖謂之地中圖以六居中縱横十八以與河圖為
對蓋河圖五居中左三右七戴九履一四二為前八六
為後天中圖也彭之地中圖則每位加一焉六居中右
八左四戴十履二五三為前九七為後此亦自然之數
天中圖虛十地中圖虛一天中五在中位旁八位若每

位皆五五九四十五合虚十則為五十有五地中六在中旁八位若每位皆六六九五十四合虚一亦為五十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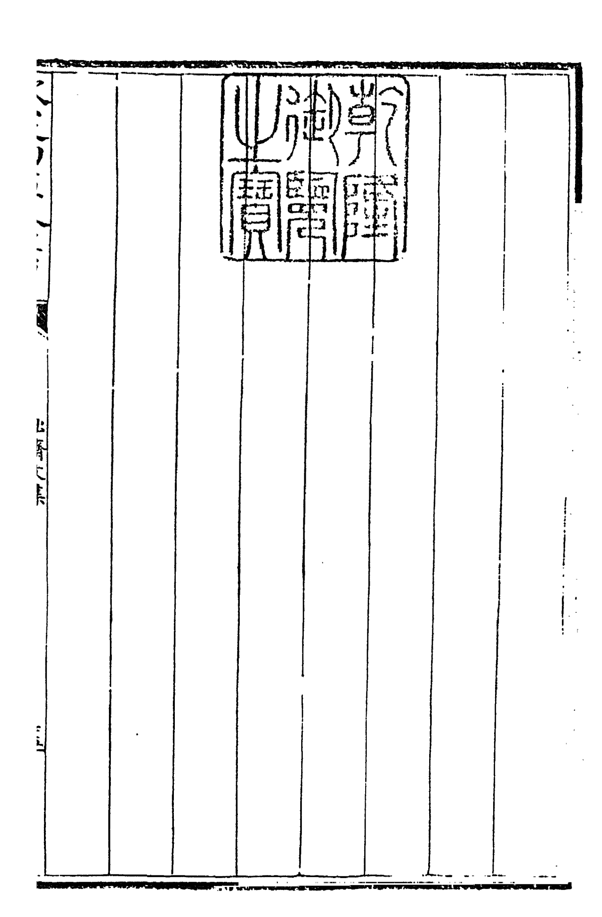
吕紫微和曾吉甫侍郎詩有云長江渺渺看秋注孤鶩悠悠伴碧霞蓋以詩比孤鶩落霞而視長江秋注為不足耳曾亦領略此語故其詩云潛郎有語須參取孤鶩悠悠伴落霞又云詩來含風刺有味如犄那悠悠誚孤鶩渺渺看秋河

呂紫微未二十歲時有滕王閣詩其兩句云小艇原從天上來白雲自向盃中落前輩作者已服其精當矣此虞夢符之說也余記得舊聞諸呂逢吉言舍人少時有詩云春盡茅簷低着燕日高田水故飛鷗蘇黄門見之云此人他日當以詩名天下

嘗記孫憲端朝祕丞說揚子鼓舞萬物者其雷風乎鼓舞萬民者其號令乎謂雷與風不同雷必不一風必不再故號如雷所以警衆必常有以震動之不一而足也

令則如風令者法令一定後必不可易如八風各有時當清明風時則一之於清明若參之以他風則物有不遂其性者他風皆然風不可再如令之不可反也故謂之發號施令發故不一施故不再矣

頃嘗記何晉之說禮記之書如中庸大學所說固是極則處學者類知推重至如其他篇所載豈無極則底語余問甚處是極則語何曰如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豈非極則語邪



拙齋文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拙齋文集卷二至四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倪景寬

拙齋文集卷二

宋 林之奇 撰

記聞下

一念不生謂之中萬念無差謂之和致中於一念不生之前致和於萬念無差之後中本無喜怒哀樂如未和羹時初無鹹酸甘苦辛也和則雖有喜怒哀樂如未嘗喜怒哀樂如羹之既和亦不知有鹹酸甘苦辛也致中和者不可不知此

唐益裕教授云凡直物則有本末橫物則有多端毛猶有倫有也無聲無臭無也一有一無所謂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此非其至也至矣二字乃極致處所謂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莊子云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也者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夫未始有物則猶涉有無之境未至於有無俱泯也安得為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乎無聲無臭矣必進而至於無無然後為極此中庸至矣之義

尹和靖家居終日靖然家人問飢渴飲食然後唯阿應之不爾不言

劉元城教人以謂學由無妄入無妄則誠李機宜孟珍云先參政謂於元城無妄之說又得不欺二字令為學宜服膺元城無妄之言又輔以不欺二字足矣

又言其先參政教子弟曰汝輩居家惟是盡一孝字居官惟是盡一廉字他日立朝事君惟是盡一忠字但守得這一字一生用不盡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只是惟日不足爾
大學之書前綱而後目如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既提其綱於前矣其下文各有解釋以至明明德
新民止於至善亦皆有解惟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
至未嘗解出此甚可疑余竊謂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
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此則致知
格物之序凡知止所以致知至於慮而得則知至矣故
大學之書惟知止為最要

了翁與李光祖書云所買書必以漸觀歿鄉居應務欲盡人情不當專守故紙要之若緝麻然雖或放手勿埋其緒暇則續之忙復暫捨久久不輟積成長條豈有間斷處也

又與鄒志完書云資治通鑑曾留意否發心畢竟二無別如是二心先心難但先心既立如緝麻然接續初緒自然繹繹而不已也學者倦於持久而稽古之習猝難成辦非如讀習篇言可旬月而了故棄史不讀然不知

六經論語發明中實之道以稽古為本莊周高而不中寓而不實其言可喜悅而實則誕幻尚不如老子之有益於世況可比吾教之中道乎華嚴云依教修行此語乃百家之總門也吾教非彼教彼教非吾教其實無二其門不一各依自教則多不相妨矣冠貟冠履方屨而鉢食膜拜者是捨吾教也捨經史可證之實而說誕幻無實之文何以異此華嚴依教之旨不如是其偏也修身行已奉行吾教爾如稽古之事載於六經六經之後

千餘年之事散於諸史資治通鑑集其散而撮其要爾此英祖神考之所以賜後學也又與龜山書云凡温公之學主之以誠守之以謙得十百而説之一二其於玄也不覩不到則其言不若是矣

夫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但使驕吝則雖周公之才已不足觀況如後世有才者輒至於欺君犯上又安可以其才稱耶

夫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此其立言猶寛

蓋謂之薄責則未盡無責謂之遠怨則或容有怨也至於子思中庸之立言則彌切矣其言惟曰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謂之不求謂之無怨蓋無毫髮假借矣

揚子雲曰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之者此語未能自信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此是信得及語

了翁責沈文有曰古之善學者心遠而莫禦然後氣融

而無閒物格而不二然後養熟而道凝

雜說云止於一者謂之忠持二忠者謂之患患忠不一

者也不一者患所由生者也是以君子賤二而貴一

李參政問於元城先生曰先生以今日事勢尚有可爲

者若使一旦在位當用何等人才元城曰不借才於異

代因以其手翻覆之曰只在這裏盖謂只是目前許多

人才但與變化之爾元城常以問徐擇之徐罔然莫知

所以答者

曾侍郎云有一人讀夏禮吾能言句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句之宋不足徵也此亦有所本禮記有是故之杞之宋之語

中庸只說顏子大學只說曾子盖惟此二子之學為可以與此

李八丈李言嘗言人之富貴貧賤窮通得喪各自有定分雖用人力無所加損只是君子饒得一个君子做小人落得一箇小人做

又言人生萬事各自有定分他造物者排布在這裏漸漸應將去譬如主人請客盞數多寡先後都已定在這裏主人肚裏却知得了只是客不知既其已定則逐旋安排出来客雖不容知而其已定之理不容不知也世人容計較心於其間所以為不知命

又言主人請客雖盞數已定然其有臨時攙盞又不可以預期也

論語切問而近思何晏云切問者切問於已所學未悟

之事近思者思己所未能及之事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習者不精所思者不觧

中庸曰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蓋君子之學必審知己所偏處而以人之能不為己所偏者治之如病在虛誕則以能誠實之人治之病在輕儇則以能厚重之人治之病在固蔽則以能疏通之人治之誦其言觀其行以移易吾之心志而變遷吾之氣質必去其所偏復於人道之正而後已如以藥治病必𣂏於病已乃可以卻藥也舜何人也予

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是謂以人治如何如舜而已矣

是謂人改而止此克己復禮之學惟顏子為能與於此

高明博厚所以體乎中悠久無疆所以盡乎庸自誠明

者中而庸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也自明誠者

庸而中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也中則庸矣庸則中

矣中故天地位焉庸故萬物育焉惟德之可大為能中

其始也以易知惟業之可久為能庸其始也以簡能易

簡而天下之理得中庸而天下之道備誠明而天下之

德舉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

在物有理不可不窮在人有性不可不盡在天有命非人之所得與也故不可以人力窮盡惟曰至之而已

山谷有詩云世間盡被鬼神悞看取人間傀儡棚煩惱自無安脚處從他鼓笛弄浮生

曾侍郎云中庸以謹獨為主一念方萌莫獨於此故必於是戒慎恐懼釋氏云不愁念起惟怕覺遲

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進

也其進其止皆在自家人何預焉如人上山各自努力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此是教人力學以
變氣質不如是變氣質不得大抵須是勇猛精進方有
所成只恁地悠悠不得
曾侍郎云大學之序只是立言不得不然非必先修了
身方始齊家齊了家方始治國平天下也其實只物格
知至便已是明明德於天下矣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一

不做二不休之謂也

正蒙云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所得私也

了翁日省軒詩曰晏吾欲食天寒吾欲衷形苦吾願逸心勞吾願休鄙智雖不同物情均所求於物反吾心自能憂彼憂

問如何是敬余對曰主一之謂敬問如今此中相對坐說話且切要言之如何是敬余對曰須是無間斷始得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曰此說

皆是只是未切以切言之如今相對坐且只是相對坐說話且只是說話

大學不解致知格物惟論意誠心正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是一理此便是致知格物蓋合內外之道無二理也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此之謂自謙謙足也此是論誠惟誠能足其心有一毫不誠則仰必有愧俯必有怍其心不能足矣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

矣我未之見也須是用其力方始有力不足既不曾用力如何見得力不足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畫者未嘗用力安得見力不足須是真正曾用其力方可言力不足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此只是善惡字仁者善端苟志於仁安得有惡

胡文定喜為人開陳講說極詳楊龜山尹和靖語簡

前輩談經重變先儒舊說雖時有不同不敢容易非如

近時學者欲變則變斷自胷臆不復參攷見蘇侍郎說

李迪與賈邊過省時同落第以當仁不讓於師爲論題

賈解師爲衆與傳注異而李落韻有司遂奏稟焉詔落

賈而取李重變舊說也

凡觀人之術無他但作事神氣足者不富貴即壽考但

人作十事若一一中理無可議者也自難得況終身作

事中理邪其次莫若觀其所受此最切要升不受斗不

覆即毁物理之不可移者

伯充問學道緊要處於和靖和靖曰只要閑邪存誠他日又問亦云閑邪存誠而已他日又問和靖正色責之曰公要許多言語做甚只待要資談柄此事只在閑邪若只恁做將去自然有所入

釋氏有體無用如動容周旋中禮釋氏所無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及鄉黨一篇皆其所不能到

曾侍郎云孔門弟子每切問而近思切問是切問已事近思是近思已事

太宗朝有一朝士奏對鄙野太宗曰卿可謂愚拙矣其人對曰臣誠愚拙如聖旨然亦勝如姦邪

尹彦明嘗一日竊歎云果如先生所言不虞伊川先生適在旁聽得問曰何歎對曰嘗見先生說横渠文字有苦心極力之象無寛裕温厚之氣今觀正蒙果然遂歎耳伊川不悦曰學者最不得如此輕議前輩自家見識到得他這地位也未何得輕議

莫教授子齊云有川僧道顔見識髙有頌云喚似一物

非他物天上天下出還沒道是無來常現前道是有來尋不得說有說無俱妄想長安大道平如掌昨夜清寒驚覺時手爪元來會抓癢

劉子駒云孫公澤先生嘗論學者有志於道且須看古人長處於其長處必惟恐不及其短處則惟恐自家做到如此處

喻居中云詩尚不媿于屋漏室西南隅謂之奧尊者所居也東北隅謂之屋漏去尊者最遠人之常情去尊者

遠則必有夷倨此不媿屋漏所以爲戒謹之至

天長方知觀云相書有言真丈夫無作體㚸人無自然

君子謹其獨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不曰

人之所不睹不聞而曰其所何也推此可以知謹獨之

旨

東坡之文妙天下亦自有不滿意處嘗云某盡力着語

畢竟形容這潮頭不出如雪鯤闕國雲鵬海若家非

不極力道只未免有餘恨嘗以語一名士云須是到得

木玄虚海賦浩浩漫漫際天無畔始得其名士云先生

雖云形容海潮未出然先生他作却煞有工夫到處如

云卷地風来忽吹散望湖樓下水如天此是甚力量虞

宫教

詩人力量分限各自不同自古獵詩惟數王維云云萬

人齋指處一鴈落寒空東坡以為初學語故其極力句

有云衝風駿馬跑空立走兎蒼鷹控地飛可謂豪壯然

其視身輕一鳥過槍急萬人呼為如何東坡以徐凝瀑

布詩為惡詩李太白詩豪矣然比之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又不同矣並虞氏云

老杜詩有即其所見而得句者司馬財用云親至其地訪問然後知其實如忠州詩云忠州三峽内井邑聚雲根蓋其州民居市井往往依大石為之又如龍脊灘頭雞子卜乃其地有灘石如龍脊狀上有小凹每以水退則其凹中有餘水存焉土人以雞卵就其凹中擊破觀其雞子入水之狀可以卜蠶之熟否又黄草峽西船不

歸赤甲山下行人稀今赤甲無路不通人行安得行人稀之語蓋古之赤甲通人行其路後廢矣家家養烏鬼乃其俗多事烏蠻白蠻鬼此養字當去聲

韓康伯繫辭其柔危其剛勝邪注曰夫所貴剛者閑邪存誠動而不違其節者也所貴柔者含洪居中順而不失其正者也若剛以犯物則非剛之道柔以卑佞則非柔之義也　大壯云未有違謙越禮能全其壯者也故陽爻皆以處陰位為美用壯處謙壯乃全也用壯處壯

則觸藩矣

世間惟患得底人患失之心最重

李機宜孟傳文授言其先人參政論尹和靖之學云真所謂潔靜精微

李參政問學於劉待制劉曰某之學初無多言舊所學於老先生者只云由誠入某平生所受用處只是不欺耳今便有千百人来問某某也是這一句

王信伯嘗見陳齊之壁間有温公畫像正在賔位背後

信伯久之不肯坐須令撤其像乃坐既而復往見一士語及此云不惟是背畫像坐不便此自不是書室中玩好之物

文授言其先參政每教子弟凡後生所至處且須從賢士大夫游

潘義榮嘗言人之心術如明鏡鏡有塵涴必以藥磨之讀書如以藥磨鏡多藏書而不讀無益於心術如多蓄鏡藥而不磨多亦奚爲

美食勿使饜饜則不能受善人勿使倦倦則不能久邵康節詩

趙子通丈因論誣謗云士君子須是立於無過之地使誣謗莫得而近方始是神廟嘗問王介甫云司馬光在洛中有人說他多為商人過稅介甫云臣屢與司馬光同官熟知其為人如光者執拗不通則有之若謂其為商人攬稅必無是事

呂監嶽言左仲琰之父能詩有石橋詩云咄哉巖畔客

何不向前行自是人心險無如此路平又有竹詩云老僧不識春頭面但見堦前新笋多

范文正所至延待士人十人使佐其議論此十人議論未必能過文正然因不可無

老蘇似荀子東坡似孟子

仁廟初慷慨論事不屈之意出於范文正公一人文正公以一人做成本朝一代風俗之剛正如許是甚力量

徐憲云

易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說者多不同余以爲十干除戊己土不在四序循環之列惟以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爲四時之序甲陽之始庚陰之始先甲後甲三日皆庚也先庚後庚三日皆甲也盖甲後乙丙丁爲庚庚後辛壬癸爲甲皆隔三日俗云久雨不晴但看甲庚盖此二日陰陽之始故必有變易氣候不同

嘗見杲徑山爲楊原仲家普說其間舉數事皆是刺譏原仲云頃在京師嘗至一貴人書院其人正寫一紙文

字乃是要闕 老處陷害一士大夫方讀未竟貴人出曰見其文字否杲云不曾見其貴人云必見之杲曰公這文字要陷害人未論行與不行只這一念起時已入驢胎馬腹了也豈計他人見與不見

後漢翟酺有言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

徐憲云嘗見邵博說其人只閉門在屋裏自撰學問如何得成

吾輩學問亦不必視前輩太遠往嘗見籀仲滋所說其

視前輩直是高遠如天之不可企及亦不必如此

韓倅瑊云明州集韻煞有理會得音韻真来歷處如韓文大木為楹細木為桷欂櫨侏儒椳闑店楔楔人止作先結切而集韻乃讀與楶字叶也東坡平生不識宫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此角字與甪里先生之字與木字叶也亦見集韻角字有兩音一音鹿甪里先生即此音麟之角振振公族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退之贈唐衢云虎有爪兮牛有角虎可搏兮牛可觸老杜赤

霄行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飲寒泉逢觝觸徽廟曾幸簡邸見支門木問其名簡王對曰此名居出韓文進學解

觀論語所載三子言志時其師弟子之間游處如此非僻之心何自而入讀者可以想見其意味

子美正聲諧韶濩退之勁氣沮金石

孫倅云人有記性有誦性曾見張子韶說其門人有姓姚者性頗純每日讀百十字至數百遍終念不得一日子韶令門人共記通鑑其人頗以為病既一二十日後

因門人共講論通鑑中事此士人記憶甚多問頭知尾門人無出其右者此人蓋有記性無誦性者也鄭參議因云人有三記有目記耳記心記

伯充嘗作一小詩道其欲學問之意貼於壁間舍人見之曰莫只做話說了

釋氏五戒與吾儒所說五常大槩不殊不殺即仁也不盜即義也不淫即禮也不飲酒即智也不妄語即信也然釋氏戒其迹不若吾儒指其心所以塗殊轍異持不

殺戒者未必其心之仁持不盜戒者未必其心之義其他皆然故皆持之雖嚴及其破也不仁不義無所不為矣吾儒雖不立五戒而惟使之由是心廣而充之充其惻隱之心雖不戒其殺自然不殺充其羞惡之心雖不戒其盜自然不盜其他皆然故善立教者莫吾儒若

曾吉甫曾託某問吕紫微其詩如何紫微曰吉甫詩學山谷大抵只是於浮標上理會無甚旨趣子通云

紫微云句中要有眼非是要句句有之只一篇之中一

兩句有眼便是好詩老杜詩篇篇皆然

張子韶論釋氏死生之理云亦是吾儒一說

呂紫微云作詩以三百篇為首詩人之作其美刺箴規咏歌舉合乎道學者學詩須本諸此乃為佳作

拙齋文集卷二

拙齋文集卷三

宋 林之奇 撰

五言古詩

示張直温

築山必使高鑿井必使深百正戒淺近盛德羞浮沉焉有尺寸枝能棲垂天禽焉有升斗泉能容横江鱘借兹論物理足以開君心嗌在容不足弱在力不任大道如路然固無古與今

朝乘

朝乘日車出暮載星影還顛㝠朝暮中出入咫尺間已覺素志非更知人理艱小利專欲速大德不踰閑

田漏

古星昏曉中寒暑已不疑田家更置漏寸晷亦欲知汗與水俱滴身隨陰屢移誰當哀此勞往往奪其時

雜詠

懐王自墮馬賈傅至死悲古人事一職豈敢茍然為哭

死非為生吾心良不欺滔滔聲利間絳灌亦何知

看白雲愛而成詩

秋風吹白雲觸處自何谷初猶半洞門欻出遍巖腹零落依水湄片段掛枯木餘影透微白減跡混空綠煙蘿自翳鬱淑荇徒縈曲安知蒼梧野下覆猿鳥哭誰能久徘徊返顧視黃鵠

舉舉媚學子

舉舉媚學子居曰不吾知知而有不能無乃失於欺不

知未為患不欺浩難期咄哉天下懷何以天下為

呼雞

雞呼雞来前犬喉犬至止夫豈必可召役以食乃爾今吾曷為悲人而雞犬為自計無自存西山謝夷齊

秋懷

槭槭庭樹葉朝零非昔稠呦呦草蟲鳴暮急曉未休爾蟲無不平豈亦有哀憂胡為勞呻吟與士感傷投壯士亦何者哀哦與蟲酬所抱不列陳調苦難謡謳極目有

遠見直懷蓋曲求蒿藜龍久安功名忘前效日月忽
未幾天地令復秋少壯負所懷老大安能謀生無及人
功死骨埋泉羞胡為不奮飛徒與寒餓隣

四事

會有四不赴時有四不出無貴亦無賤無固亦無必里
閈閑過從身安心自逸如此三十年幸逢太平日

高竹

高竹碧相倚自能發餘清時時微風来萬葉同一聲道

汚得夷理物虛含逺情階前閒步人意思何清平

村居

日影滿松窓雲開雨初止晴林梨栗熟曉巷兒童喜牛羊深澗下鳧雁寒塘裏田父酒新成瓶甕饋隣里

新晴山月

髙松漏疎月落影如畫地徘徊愛其平夜久不能寐怯風池荷卷病雨山果墜誰伴予苦吟滿林啼絡緯

屬疾梧軒

高梧覆新葉滿院發華滋白日一何永清陰閒自移暖

蟲垂到地晴鳥語多時病肘倚枯几泊然忘所思

謝公定和二范秋懷

西風一葉脫迹已不可掃巷有白馬生朝回焚諫草誰

云事君難是亦父子閒所要功補衮不言能犯顏

宿舊彭澤懷陶令

潛魚願深渺淵明無由逃彭澤當此時沉冥一世豪司

馬寒如灰禮樂卯金刀 闕八字 元亮凄其望諸葛骯髒猶

漢相時無益州牧指撝用諸將平生本朝心歲月閱江浪空餘詩語工落筆九天上向來非無人此友獨可尚屬余剛制酒無用酌杯盎欲招千載魂斯文或宜當

題宛陵張待舉曲肱亭

仲蔚蓬蒿宅宜城詩句中人賢忘巷陋境勝失途窮寒葅書萬卷零亂剛直胷偃蹇勲業外嘯歌山水重晨雞催不起擁被聽松風

春日雜書

昨日為雨備今晨天乃風障風謹自保通夕雪迷空備一常失計盡備力不供因之置不為拱手受禍凶當為不可讓任彼萬變攻築室如金石何勞計春冬此道簡且安古來家國同

賀雨拜表

羣雲雨事畢振旅不復陣掃天無一塵千里還綠潤晨朝大明賀沙路萬蹄印朝元泛翠瓦佳氣去人近頗聞避谷展侑膳徹龍筍願君愛物心從此至堯舜

雨後出城馬上作

既雨天氣佳微雲淡如掃欲尋煙際鐘騎馬河邊草紫椹飽黄鸝人家夏蠶老田婦踏繅車隅籬語音好嗟我一何愚讀書浪枯槁不及此中人終年客長道

江月圖

冥冥一月輕不知水與天獨於灝氣中仰見素壁圓超然狂道士起視清夜闌自拈白玉笛吹此江月寒想當萬籟息逸響流空煙我從江海來形留意先還何當買

漁蓬追此水墨仙

七言古詩

送葛都官南歸

不羡新為赤縣尹惟羡暫向江南歸江南冪冪梅雨時
風帆差差並鳥飛罾竿夾岸長若桅水籠畜魚鮮且肥
家在千山古溪上先應喜鵲噪門扉

滄洲亭懷古

瀟水悠悠天際來夾江古木抱山回栅中人物不滿把

日晏市散多蒼苔九疑嶢天古雲埋遥想帝子龍車迴
心哀目極何可望九歌寂寞令人哀

縱步湘西

今朝不易得天晴閑過江西取意行忽然林外見山色
又向橋邊聞水聲緑竹長松間桃李天然翠幙圍羅綺
日暮歸舟醉不知晚風吹過湘江水

謁客

入門投謁吏翩翩我非欲見禮則然異哉賔主兩無語

客起疾如走避燃我已不恭愧昔賢忍使泥塗朝衣冠

人生暫聚鴻集川春風吹飛何後先

墨染絲

繅絲自喜如霜白輸入官家吏嫌黑手持退印競傳呼

倏見長條染深墨墨絲歸織家人衣別買輸官吏嗔遲

寄言敵國與三軍汝得豐衣民苦辛

豫章别李元中宣德

舊聞諸李隱龍眠伯時已老元中少一行作吏各天涯

故人落落跡星曉西山影裏識君面碧照草江畔子瞭
向来問道渺多岐只今領畧歸玄妙老鳳垂頭噤不語
古木查牙噪春鳥身在幕府心江湖左晉右律但坐嘯
第愁一葉釣漁舟不容七尺堂堂表我今歸卧翠谷雲
君應紫禁鶯花繞相思有夢到茅齋細雨青燈坐林杪

聞徐師川自京師還豫章

九衢塵裏無停舟君居陋巷不出遊湍城惡少弋鳧雁
對面故人風馬牛别後天寒燈火夜歸来眠冷江湖秋

馮驩老大食不飽起視八荒徒蒯緱

早春偶題

寒風淅瀝鳴枯葦小鴨睡殘猶未起更教細雨結輕寒坐聽蕭蕭打窓紙石盆養蒲已抽翠雕斛栽花先生紫擁爐閉閤賦幽香未怕春冰生硯水

夢訪友生

少年結客長安城妟喜縱酒一章程支離老去一茅屋枕書卧聞長短更友生相望止百里寒夜寥閴無微聲

夢中乘興輒見戴剡溪聊爾扁舟行覺来蘧蘧一榻上
不用僮僕爭籬迎吹燈弄筆欲書寄窓前白月方亭亭

拙齋文集卷四

宋 林之奇 撰

表

德壽宮賀正表

伏以釋舜負於九重既膽内禪播堯仁於四表共慶大来祿自天申齡由帝與車書列壤怙恃同心中賀恭惟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陛下聖學日躋聰明時乂繩其祖武茂延七廟之休貽厥孫謀翼燕萬年之業開茲華旦

允屬昌期臣誤乘星軺遠去象闕月正元日雖丕騰壤
擊之歌春王三朝猶不替華封之祝臣無任

皇帝賀正表

伏以纘堯歷象嗣登五位之乾開舜璣衡初履三陽之
泰混車書於正歲輯圭璧於中天履端一元會慶萬宇
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巍巍蕩蕩穆穆明明斂備福以錫
民編肇新皇極撫扆緯而凝帝績誕啓炎圖臣誤乘使
軺謁臨海嶠月正元日遠想重二典之華春王三朝莫

陪受四海之籍臣無任

賀改元表

準唐室正元之規示謹嚴於正始用孔聖春秋之法重改作於踰年考古驗今體元立極鴻名所錫鼇抃攸同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廣運聖神徇齊膚敏光受庭闈之訓誕膺歷數之歸濬哲惟商遠接建隆之皇統重華協帝親奉紹興之宸謨迺集大成以都顯號有秩斯祜無疆惟休臣遠乘使軺肇膺詔綍金聲玉振既逢條貫兼

總之初霧塞飈回顧覩謀謨咸賛之盛臣無任

實録院進神宗皇帝寳訓表

皇祖有訓誕垂奕葉之光王言如綸俾就汗青之載仰窺謨烈之罔缺退慚才識之非長顧因孫謀冀達聰覽竊以聖惟作則言必成章堯舜之巍乎湯乎實重華而位非一姓商周之灝爾噩爾雖繼體而書豈皆傳孰如我宋之勃興代有斯文之永寳繇乾興上接乎肇造既首編摩自天聖下逮乎治平隨亦修纂莫非垂統為可

繼也是以廣記而備載之於萬斯年不一而足恭惟神
宗皇帝纂五世盈成之業因多方富庶之資丹艧增光
於梓材薪槱旁求於棫樸酌民言而更張其化稽古道
以董正厥官内修外攘兢兢然而時保大綱小紀郁郁
乎其日新蓋首尾凡十九年所記注逾數十指雖布在
方冊之甚備抑撮其機要之未遑肆惟皇帝陛下繇愛
親之仁致奉先之孝有懷燕翼見乎羹墻爰命司存寫
諸琬琰苟善政善教之所繫皆聚此書使文子文孫之

方來用宏茲賁豈曰小補展也大成臣忝以宰司領茲史職雖述故事而不作曾微金匱之功惟監成憲以無愆願託傳巖之義

天申節賀表

臣某言伏以接千齡之寶運德為聖人對四表之歡心養以天下屬天申之初届諒帝顧之彌深敢殫螻蟻之微誠用祝乾坤之大造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勇智天錫煇光日新嗣膺内禪之歸丕傳文治方懋外攘之業大

闡武功重開繞電之符允屬乘蛇之運望堯自昔戴舜

云初顧對昌期式隆備福千秋萬歲永嚴五日之朝四

海九州同仰二天之芘臣屬持使節阻造闕庭臣無任

天中節德壽宮賀表

臣某言伏以慕羶戴舜罄四海以同心就日望堯接萬

世而如見允屬重熙之運肇開初服之端敢效嵩呼式

陳華祝中賀恭惟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陛下勲高巍蕩

道入希微方成至佚而至愉盖得善傳而善繼延億萬

年社稷之福黙照殊方享八千歲春秋之成静貽哲命

瑞開華旦慶亙緜區治貽九變之傳光受萬國之養既

四方丕式見德方緜長發之休宜黎民於變時雍不改

太和之治臣屬乘使傳阻造闕庭臣無任

天中節賀皇帝表

為天下君率四海九州而養祝聖人壽以千秋萬歲為

期敢伸中嶽之三呼庸效東溟之萬折恭惟皇帝陛下

重華協帝下武繼文民徯望其来蘇寳運式光於内禪

天全付以所覆皇威方暢於外攘顧因多助之歸同納大来之慶惟新美化既成日闢之功嘉與函生永樂時雍之治

天申節賀德壽宮表

帝庸作歌業浸昌於大有天其申命福亶厚於中孚輒效嵩呼用同鼇抃恭惟太上光尭壽聖皇帝陛下德髙今古道滿乾坤運契千年遜位而儲精蠖濩神全三月齋心而問道崆峒顧因至佚而至愉益以得名而得壽

文謨武烈永息兩地之干戈堯蕩舜巍長沛二天之雨露臣屬持使節莫造闕廷夙禀葵誠多逢欽恩

芝草賀德壽宮表

大椿八千歳永哲命之自貽金芝十二莖衍餘慶之家積系隆我漢陳錫哉周恭惟太上光堯壽聖皇帝陛下守位曰仁律身以道篤實備中孚之美囏難獲既濟之亨昔聞見廟楹肇開長子之主器今層出寢殿益彰作室之肯堂究觀滋至之符若奉諄言之示臣屬持使節

莫預羣瞻申命用休既拭目覩齊房之頌歸美以報願

長言歌天保之詩

賀皇帝表

舉天下之物無足以稱之實惟盛德非人力所致而有自至者是謂正符式覲和氣之祥益顯治馨之感竊以堯階蓂莢未為化國之殊尤漢殿芝房且非帝者之休應惟聖有作于古有光擁純嘏於一時騰驩聲於千載恭惟皇帝陛下既成舜孝方懋禹功游巖廊以道相傳

惜寸陰惟日不足心合高厚聿来滋至之天休神介壽康衍為並受之王福於赫斯瑞厥應孔時在兩儀並育之中乃二典絶無之事當先覩之為快實具瞻之所同臣乗傳有行造廷無日怱怱鬱鬱幸悚聞圖諜之新湯蕩巍巍恨莫措形容之巧

代陳左相到任表

二年輔政顧何補於聖朝累表陳情遽竊分於閫寄班詔條而夙駕遡里閈以晝遊恩大難酬愧深無措中謝

伏念臣頃叨躐用居乏顯庸豈惟朝綱國體之莫隆抑亦時材人望之非稱愒日玩歲初無久大之謀算効計功未有纖微之報玆負乘之爲累惟折覆之是憂乃瀝悃誠固祈罷免敢圖洪造曲賜包荒略其既往之愆錫以非望之福既蒙善去且獲榮歸畀便殿之隆名撫全閩之巨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誠樂與善始善終一視同仁成小成大以臣八郡人物之舊必也周察於民情謂臣兩地臣鄰之聯或能布宣於聖德特沛風雷之

號使均雨露之恩臣敢不周爰咨詢克勤無怠雖身在江湖之外實戴堯天然威存咫尺之間常瞻舜日

代恩平郡王謝加食邑表

价藩無似素懷寵過之憂竣事因功更負食浮之懼撫躬靦面拜命汗顔伏念臣賦性顓愚受材譾薄承歡宫邸夙叨猶子之恩分寄宗藩洊擁維城之任一違觀闕再閲星霜躬樸學以徒勤積素餐而甚久屬當宗祀之禮舉莫陪顯相之髦烝身在別都神馳文陛豈謂均釐

之及首膺錫福之敷疏以真租盈其多賦儀棍節鉞既
履十連大國之疆薪槀本章復占千户封君之籍疚懷
如涉冒德若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對越上靈祇適文
考誕啓千齡之遥運丕陶萬姓之歡心茂育一和有公
聽並觀之美導迎戩穀無専鄉獨美之私肆令孱微有
此遭遇臣敢不服勤匪懈履正無私佩歆器之箴受禄
深虞於滿溢遵直臣之訓盡規庶補於聖明

代陳左相賀太上皇帝加尊號表

惟聖為能享帝爻孚溥率之情大德必得其名並舉尊
親之禮聲教所暨懽謡實孚臣某誠懽誠忭頓首頓首
竊以道以聖傳天惟堯則究道原之所出與天載以同
宗稽古而來於今為盛恭惟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
皇帝陛下享天心而立皇極執道要以為民彝誕契時
幾式符稱願享四海九州之備養兼二帝三王之美名
盛德䖍加函生曷報每切望雲之念徒多擊壤之歌臣
項列邇聯嘗叨殊眷一麾出守莫陪百辟之瞻終日戴

天難措片辭之巧

又賀今上皇帝表

郊禮行而百神受職爰舉縟儀家慶行而四海歸仁允惟達孝惟舞蹈之斯極寔溥率之所同臣某誠懽誠抃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以天為宗其道甚大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舉天下之物無以稱之洊正鴻名以全備養渙號所布聖德益孚喧騰萬國之歡心藹播兩宮之和氣臣久違魏闕外領帥藩穆穆皇皇政遠天顏之

咫尺巍巍蕩蕩莫加帝典之形容

任福建市舶謝上表

久玷宗藩之貳遽叨使節之名拜命凌兢莅官惕畏伏念某蚤緣樸學濫中賢科未更州縣之服勞偶值聖神之更化複門給札首膺試可之求冊府懐鉛驟列校讎之職冒成書而改秩趨文陛者累年雖既抱痾猶然竊祿積歲時之拊養致筋力之安强但思農畎之生還敢望皇恩之下逮尚圖後效庸掩素餐懐德惟寧而宗子

維城顧何裨於尺寸下碇有稅而關貨有燕詎敢利於錙銖自省遭逢誠難報塞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孔情周思堯勛舜華極大亨而養賢備文德以懷遠謂臣實儒館之舊或能通貫於古今知臣本閩嶺之氓必也究知於利病肆令朽質叨此誤恩臣叱馭非難乘軺茲始願言辭子罕之玉庸戒身貪尚期還合浦之珠式資國富

賀令上表 會慶節

光傳震器夙開彌月之期肇握乾符甫洽期年之化千

齡會慶八表同歡恭惟皇帝陛下與日合明如天廣運
謳歌覿德識四方戴舜之期神聖重華開萬世見堯之
幸氣相求而聲相應已瞻雲龍風虎之符車同軌而書
同文將貽河圖洛書之瑞

拙齋文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拙齋文集卷五至七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李覲光

拙齋文集卷五

宋 林之奇 撰

奏議

論為君之道莫先於仁義

臣聞孟軻與人君言必稱堯舜自古為君之盛未有過堯舜者軻之言必稱焉斯為言之至也今觀其與時主論治之際指堯舜以為說者葢寡矣謂之言必稱焉何哉堯舜禹三聖相授一道其言惟曰允執其中而已自

禹以是傳之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孟軻然後發揮乎列聖所傳執中之要以曉當世曰仁義軻之言不出乎仁義是所謂必稱堯舜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之所以與天地並立為三者非仁義無以為也故允執其中者無他惟躬行仁義之實上以配乎天之陰陽下以配乎地之柔剛則中道卓然而常存矣軻之學獨得堯舜之正傳者其要在此然惜其所與言者齊梁之主類皆狹隘蹇淺而無大有為之志是以言雖切而戞戞乎其

難入也漢朱博有言生所言聖人道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之世以博之言為過非也聖人之道仁義之言必君如堯舜然後能用唐魏徵之事太宗而太宗稱之曰徵蹈履仁義以弼朕躬欲致之堯舜此蓋孟氏之學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者也由此言之親逢堯舜之主有躬行仁義之實其於獻納之際不能以仁義先焉則非所謂孔孟之學矣恭惟皇帝陛下聰明本乎天縱問學先乎緝熙施實惠於寛恤之詔則萬姓歸仁攬威

福於獨斷之權則四方慕義此堯舜之用心而士生斯時實萬世一遇也臣以一介微賤獲望清光於今日一有言焉捨仁義將孰先哉臣之所言仁義者非謂人人而撫摩之以是為仁事事而裁節之以是為義也中心無為虛一而静如止水之湛然不動如磐石之介然不移則因心所愛愛無非仁稱事所宜宜無非義允執其中如堯舜而仁義不可勝用矣蓋自其寂然不動而言則曰執中自其感而遂通而言則曰仁義以此事天而

與天不息以此事地而合地無疆臣不勝惓惓愛君之
誠竊意聖學所傳聖心所蘊實在於是故輒陳其管見
伏望陛下以堯舜兢兢業業由仁義行之心廣充此道
成能天地使惠無不懷威無不服實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損文弊歸於忠實

臣聞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先
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
先進其言如此之不同何也斯文之傳由堯舜至周而

備所以欲從周然文之極則必復其初所以欲從先進至於漢儒董仲舒司馬遷之徒遂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繼文莫若用夏之忠以是為三代循環之道此說雖若出於董仲舒司馬遷實孔子從先進之意也恭惟藝祖皇帝始定大業太宗眞宗繼統守成其為綱紀法度簡而易用要而易守雖黼黻治具之文猶有未備者而體要固已立矣至于仁宗增光皇猷而右文之治始寖盛於前世乃其時世然也然臣觀慶歴中富弼等所

進嘗取三朝寶訓孫謀編類成書以為大訓每一規模一政事必從而訓釋之謂祖宗之世如彼而今之世乃如此在今惟當以祖宗為法豈其誠不如祖宗哉處文之世固不可以忘乎忠之實也仁宗之治要其歸必本於忠厚有以也夫自是以來聖聖相傳治世之文日滋月益以底于今日凡典禮文物法令條章固已如周之粲然大備矣然百官有司朝夕從事於期會簿書之間則往往惟文之徇而或不究其實惟法之拘而或不求

其意葢孔子猶謂從先進而慶歴名臣所以欲每事仰法祖宗者正謂是也皇帝陛下灼知其然迺於邇英進讀三朝寳訓固欲取法乎國初祖宗之成憲矣邇者復斷自淵衷進忠讜之言於廷對毀奢麗之飾於通衢此二事者海内之民舉知鼓舞歌頌而臣竊謂宸謨所發葢將損文治於有餘之後而還忠厚於先進之初是以其示天下以好惡者如此而又將不止於此也臣願陛下念夫斯民之心悦而誠服有在於斯二者則舉斯心

而加諸彼凡所施設注措一以祖宗創垂之初為法使百官有司汲汲然效其忠實而略其彌文合於孔子從先進之意則德日起而治日新矣臣無任僭越惶懼之至取進止

乞崇儒術黜異端

臣聞儒者之學異於諸子百家者惟其六藝所載莫非帝王致治之成法其舉而措之則確然有益於世而非無用之空言所以歷萬世而無弊也至於老氏莊列之

書雖推原道德窮高極遠葢有出乎孔孟之上者然空言無實蔑棄人倫而不適於用使學之者如捕風係影終日茫然而無一得則徒能竊取其離世絶俗而不事事者以為自便之計耳魏晉之際崇尚虛無之習賤教化薄名檢至使清談廢務以憂勤為末節以匪懈為徒勞風俗寖失不可復振者由不知有六藝之學而異端得以乘間而入故也仰惟皇帝陛下焦勞圖治所以立道設教移風易俗者粹然一槩諸聖肆以萬機餘暇躬

灑宸翰徧書六藝遺文刻石上庠以啓迪學者此其爲
崇尚儒術表章聖經之意明矣而累歲科舉取士有司
或不能推明上意而所出試題間以老莊之語學者惑
焉則於六藝之學未必能定于一也臣竊聞元祐中呂
公著建請兼用經義詩賦取士以盡其能而戒有司毋
以莊老書出題故一時所得類多端良質厚之士此良
法美意也今之取士既以兩科兼用合乎元祐之制矣
臣願申勑中外學校貢舉考官所試題目亦毋出於老

氏莊列之書以排擯浮偽無實之空言而使世之儒者一意於孔孟六經之習實名教之幸取進止

乞選求實才以備煩使

臣竊惟陛下總覽宏綱勵精圖乂寤寐英俊蒐訪無遺求賢勤政真堯舜之用心也然而五年于兹治不加進國威未振朝綱未舉庶事未備者有繇焉用人之道猶張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期於不偏而已矣人才之在天下有三其一曰文詞華藻

可以丹青帝典黼黻皇猷者其一曰持身嚴制行確所為周密謹畏無纇之可指者又其一曰端方勁直沉實通敏可使謀帷幄專方面而能定計於猶豫之秋應變於斯須之頃者三者皆才之可貴者也而有用之才為難得此其為文采則未必過人以細行則未能無缺而實確然有用於世為國而欲養才於無事之時以待一旦之用必多得若人而後可厥今彈冠應聘而至者轂相擊於塗肩相摩於朝非不盛也然由前二者之才則

多而由後之所謂實用之才則或者猶患其寡夫有用之才必待用而後見今未用之於臨機制變之地何從知其寡乎盖自近年以來凡任職乎百官有司者其文采藴藉畏謹退縮常有餘而肯為朝廷慨然任事者寡也邊鄙不聳上恬下嬉惟其期會簿書之間循繩墨守規矩之不暇茍有一利之可興一害之可除雖心知其然而囁嚅趑趄逺嫌者不肯議避怨者不敢為如是而求其任患恐未易得也臣是以有張弓之説欲望陛下

斟酌時務變而通之損二者之有餘以益其一之不足文章行藝之士既以不乏於時閭閭秋秋如是足矣惟是確然實用之才可以備煩使而膺劇任者在於求之不病其廣得之不厭其多所得之才為無窮則其應天下之變亦無窮矣彼駢技儷巧抽黃對白含糊不決結舌不談之人閒居暇日羽儀於朝雖曰濟然可覩然責以大節不奪難矣臣之私慮過計率爾及此誠為愚戇惟陛下試以臣之言而默求是三者之才當不逃於聖

鑒裒多益寡斡旋人心在陛下為之而已取進止

損益三説

臣聞易六十四卦莫非聖人所以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而孔子於易獨歎損益二卦何哉易之為易損益盈虚與時偕行而已於此得其要則體易在躬舉而措之事業無難矣恭惟皇帝陛下潛心羲文之道而默契孔氏學易之要邇者闢殿廬之側以為損齋躬灑宸翰作為記文發明損益二卦之奥旨寫諸琬琰徧賜廷臣俾

凡儒林之學易者舉得以聖王為師而學焉寔多士幸甚臣猥以翰墨備數中祕抑嘗恭覽聖製紬繹斯文竊意陛下之所欲允蹈於此者其義有三此皆聖學高明得乎天縱而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者也臣請即損益爻彖之義為陛下别白而歷陳之其一曰損思以益德臣觀損之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山位乎上其暖氣實鍾乎澤澤位乎下其源泉實接乎山兩物咸和而萬物生焉心之本體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一涉於思則物交於外而忿慾動於中其酬酢萬變心有所蔽而不通者故損之為德致其虛一而靜不使忿慾之私或萌焉則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中虛無營五官自治蓋自其一思慮一玩好而每損之以至於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其中是以惟損思可以益德其二曰損用以益本臣嘗謂損益卦畫實相因而成義損九四於上以益初六是謂損上以益下夫苟在上者每損已以益民則損而不已其爻積而為泰矣損

九三於下以益上六是謂損下以益上夫茍損在下之民以益乎君每損而不已則其爻積而為否矣否泰者無他為損益上下之積也人君躬行節儉而示敦樸以先天下所損者一人之欲而所全者萬民之命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矣蓋自其一營繕一需求而每損之以至於穀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以惟損用可以益本其三曰損華以益實臣謹按震下巽上為益自春而之夏也萬物於是而敷榮宂下艮上為損自秋而之冬也

萬物於是而揫斂四時循環周而復始如其無秋冬之損則何以為春夏之益故為國家者當夫典章文物槩然大備之後必救文之弊納之於忠使湛恩滂沛誠意交孚確然務求有益於實而不區區於繁文末節以綏政體蓋自其一文采一制度而每損之以至於盥而不薦有孚顒若是以惟損華可以益實此三者知之斯為智守之斯為仁行之斯為勇臣惟願陛下尊此所聞行此所知日以就之月以將之損之以馴致於無為則堯

舜恭己南面之治可以坐致而損齋之訓將與虞書精一執中之言並垂諸方册傳諸萬世以為後王法雖甚盛德蔑以加此矣臣以管蠡窺測妄議天地之純全臣不勝冒昧戰悸之至取進止

拙齋文集卷五